

# 河南、河北、山东……收完一块地奔赴下一处，一个月辗转上千公里 三个“00后”女麦客的夏天：有笑有泪有丰收

6月5日芒种，河南夏邑李集镇的麦田，收割机轰鸣如雷，响彻田野。

不多时，一个年轻女孩从驾驶室跳下，咕咚咕咚大口灌着凉水，额头的汗水刚渗出来就变成了盐渍。

她叫陈欣宇，23岁，安徽涡阳人。这是她成为女麦客的第三个夏天——跟着家人驾着收割机一路北上，从家乡到河南、山东，紧赶慢赶抢收小麦。

过去，在麦田里，这样的“女机手”并不多见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“00后”女麦客，开始接过父母手中的收割机方向盘。

## 小跟班变成了“工作搭子” 只要有田地，年轻人就有用武之地

“你叫我‘陈妹妹’就行，这是我的收割机。”陈欣宇指着身后的红色机器，雷沃谷神谷物收获机上被她用心写上了自己的名字，还贴着可爱的蜡笔小新贴纸。

上中学时，陈欣宇就经常跟着父亲在麦田里“闯荡”，做一些打下手的工作。“看着父亲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与手上厚厚的老茧，我哪里敢怕累怕热。”

陈欣宇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驾驶收割机，就是因为“爸爸倒下了”。那是2023年夏天，在安徽阜南的田头，父亲突然中暑晕倒。看着他瘫在车边喘着粗气，陈欣宇下定了成为“麦客”的决心：“刚开始，方向盘就像不听使唤的野马。”

从那之后，陈欣宇和父亲成了并肩作战的“搭子”，也把家庭的重担挪到了自己肩头。

如今，家里已经换了八台收割机。陈欣宇如数家珍，就像其他女孩谈论护肤品或潮牌那样，“现在这台机器割台可以替换，收玉米、高粱都不在话下。”

每年五六月份，北方小麦进入蜡熟期，便到了开镰收割的时节。在北方天气最炎热的时候，陈欣宇就会开上她心爱的收割机。

每年月余的跨区作业，像是一场征程，也像一场“历险记”。她笑着回忆：“我妈有次在网上找了一个客户，结果到了地方，一粒麦子都没见着。我爸为了省点拖车费，硬是从山东开回老家，收割机后轮轮胎的牙子都磨没了。”

陈欣宇说，跳进驾驶室不仅是为了帮父母，而是机械化收播逐渐在农村普及，正是年轻人大显身手的好时机。“父亲那一代弯了一辈子腰，现在我们可以靠技术、靠机械少吃苦多挣钱。”她笑着说，只要有田地，年轻人就有用武之地。



陈欣宇正在进行收割作业

## 一个月辗转上千公里 做麦客的日子有笑有泪



辛梦真与父母在空地上席地而睡

夜里11点，暑气渐消，辛梦真刚有睡意，就被蚊子咬醒了。河南民权村委会前的空地，是她和父母过夜的地方。

2004年出生的辛梦真，来自河南平顶山，“我爸干这行二十多年了，我是去年加入的。”

五月中旬，收割完自家麦子后，他们就开始了跨区之旅，从河南的商丘、濮阳，再到山东、河北，收完一块地，就奔赴下一处，一个月辗转上千公里。

收麦不是单纯的机械化劳动。辛梦真介绍，每一亩地都要清理障碍、排水、测湿度、调割台，还得跟领车人协调好价格和分成。今年价格大多在60至70元一亩，听起来不低，但加上运输、油费、住宿，其实赚到的并不多。

风餐露宿，也是麦客的常态。“我们都睡在车旁边，经常被蚊子咬得满身

包，洗脸要去村里的公共厕所、井边，或是去农户家里提水，洗澡更是没可能，几天下来人就变得灰头土脸。”

闲暇时，父亲会跟辛梦真讲述久远的麦客故事。以前，为了抢收麦子，大多数农户都得去请麦客帮忙。麦子割完后，麦客用脚步丈量亩数，达成一致后结清工钱。一块地割完后，麦客们会被介绍到其他人的地里继续割麦，或者去集市等待新的雇主。后来，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，传统的麦客被收割机取代，于是新一代的麦客出现了。

辛梦真也有自己的麦客故事，有笑有泪。她记得，有一次粮食车被卡在了土坡上，喊一声“帮帮忙”，十几号人跑过来，“大家喊着号子一口气推了上去，很感动。”也遇到过难缠的农户，让她学会了谈判、维权，也学会了适应田野中的复杂现实。

## 做过直播、写过文案，如今成麦客 她说收割机也能开出人生一片天

“从小就在田野里打滚，与麦子有天然的亲近感。”“00后”杜梦园说话时，声音提得很高，在收割机轰鸣声中也能听见。她和父亲在开封祥符已经待了好几天，这里的麦子即将收割完毕。

2023年，杜梦园大学毕业后，选择回到家乡平顶山鲁山县。她做过直播、写过文案，农忙季节则一秒切换身份，变身为麦客。“我不是为了证明女孩子能干，而是觉得这是我和父亲之间最自然的联结。”

那年，杜梦园考取了收割机证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农机手。她的收割技术和成长速度很快，刚上手就能与父亲驾驶着收割机，从河南一路收到河北，再从河北收到河南。

杜梦园记得，去年路过新乡时，一位老奶奶拦了她的车，希望帮忙收割自己的3亩地。麦田在深处，地块又小，老奶奶担心没有人愿意进去收，杜梦园二话没说就跨进了驾驶室。

“麦熟一晌，贵在争抢。”杜梦园说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一放，但收麦的事不能耽误。“麦田里的女麦客很少，自己也成了别样的风景。每次开收割机出门，村民都十分好奇，跑过来围观。干完活后，他们竖起大拇指，说‘这妮儿真

中’，想想还挺骄傲！”

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过。“我心里也挣扎过，同龄人都在写字楼或者工厂里，哪有人像自己这样天天灰头土脸。”杜梦园说，父亲也曾劝她做点其他的工作，不想让她南来北往地奔波。

但是，每次看到哗啦啦的麦粒从收割机里吐出来，杜梦园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。“我没什么‘身份焦虑’，反而有一种把麦客当成终身职业的想法。”她觉得，女孩不是只能躲在阳伞下，收割机也能开出人生的一片天。

“这几天给我忙活哩，都顾不上吃饭，喊我去收麦的电话一直响。”杜梦园说，每天东奔西跑帮村民收麦，虽然累，但特别有获得感。“当然，最开心的还是父亲在饭桌上突然说‘你真行’！”

以往，每年麦收结束，杜梦园还会在社交平台开启“直播带货”，向全国网友推荐自己老家的梨、红薯粉条、香菇等农产品，助农增收。今年，她通过自媒体平台，把本村和邻近村约10台收割机组织起来，开启组团收麦。

杜梦园常说，她相信土地的力量，未来会“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”，做个合格的“新农人”。

据《钱江晚报》